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清〕郭小亭◎著

济公全传

（下）

足本·典藏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清〕郭小亭◎著

济公全传

(下)

足本·典藏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济公全传 / (清) 郭小亭著. --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-7-5317-2928-0

I. ①济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
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34920 号

济公全传

作 者 / (清) 郭小亭
责任编辑 / 聂元元 张 喆
封面设计 / 华文悦读荟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/ 150010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/ 787×1092 1/16
印 张 / 46
字 数 / 767 千
版 次 /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/ 39.00 元 (上下册)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2928-0



第一百十九回

报弟仇灵隐访济公 搬运法移钱济孝妇

话说孙道全拉宝剑，正要杀雷鸣、陈亮，就听庙里一声喊嚷：“哈哈，好杂毛，休要欺负我徒弟，待我来跟你分个高低上下。”老道一瞧，由庙中出来一个穷和尚：破僧衣，短袖缺领，腰系绒绦，疙里疙瘩，头发有二寸多长，一脸油泥，光着两只脚，穿着两只草鞋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。老道说：“你是济颠？”和尚说：“正是，然也！你别欺辱我徒弟。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。”和尚把雷鸣、陈亮定神法撤了。雷鸣、陈亮说：“师傅，我二人由小月屯来找你来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二人不用说，我都知道，你两个人头里走，我跟老道说句话，我随后就到。”和尚说：“老道，咱们两个人，找没人地方说去。”老道说：“甚好。”

和尚头里走，老道随后跟着。展眼之际，和尚没了。老道遍找，找不着了；自己无奈，只好回店罢。老道又一想，盘费用尽了，想法子弄点钱，好吃饭住店，再访查和尚。老道就在街上买了二斤切糕，回到店中，把枣儿豆子都挖了去，把切糕团成丸子，用飞金贴成衣子，用药一熏，把丸子带在兜囊。老道来到钱塘关找地方，赁了一张桌子，他说舍药，桌子用一天一百钱，讲明白了。老道拿着一个木头盒，就在这里一站，口中道：“贫道乃梅花山梅花岭梅花道人也是。正在洞中打坐，心血来潮，我掐指一算，知道这方有难；贫道脚踏祥云，来至此处，舍药济人。众位要求方，勿论多少钱，搁在我这盒里，我会给把药取来。”老道一念，就有许多人围上。内中有好事人拿二百钱；往老道这盒子一搁，老道把盒盖一盖，老道用手指一指，口念：“无量佛。”把盒子打开一瞧，钱没有了，一粒药在盒里。老道说：“众位看见了，这药是太上老君赐的，能治诸虚百损，五劳七伤，妇人胎前产后，男人五积六聚，勿论男女大小，诸般杂症百病，一吃就好了。把药拿回去，用阴阳瓦焙了，用红糖冲服。”大众一瞧，钱搁在盒里就没了，药就来了，真是神仙稀奇之事。凡世上人，都是少见多怪。老道这是换数，他是搬运法，能把钱换在腰里去，把药换在盒里。

来。大众瞧着一新鲜,这个也要讨,那个也要讨。老道说:“众位别瞧我这盒子小,能装得三山五岳,大众等不信,拿钱试试。搁一吊也没了,搁八百也没了。”

老道正在诓钱舍药、高兴之际,那边和尚来了。和尚远远一瞧,心里说:“好杂毛老道,又在这里诓人家的资财呢。拿切糕丸换钱。”和尚远远瞧明白,见眼前地下铺着一张毛头纸。上写告白:

四方仁人君子得知:小妇人张门吴氏,丈夫贸易在外,我家中婆母病故,衣衾棺槨抬葬,手无分文,万出无奈,只得叩求四方仁人君子,施恻隐之心,量力帮助。众人扶凑,聚少成多,俾得将婆母可埋葬,以免尸骸暴露。殁存均感大德也。

和尚来到近前一瞧,许多人围着看,并无一人给钱的。和尚说:“你们有钱给几百,也是好事。”旁边有一个人,扛着五百吊,说:“和尚,你别说便宜话,你给他几百,我就给他几百。”和尚说:“我给他,你敢给我比着给么?”这个人说:“就凭你这么样穷和尚,我不敢跟你比?我给他一吊。”和尚说:“我也给一吊。”和尚由兜囊一掏,口念:“唵,敕令赫!”掏出五把钱,约一吊多,给了那妇人。那人说:“我再给五百。”和尚又一掏兜囊,口念:“唵,敕令赫!”掏出三百来,和尚又一掏,掏出二百来。这串钱是大黄铜钱,拿红丝穿着,和尚也掏出来。旁边有一个人瞧见,呦了一声。旁边这个人,书中交代,姓张,叫张大。他因为手麻木,拿着二百文黄铜钱,今天同着他一个拜弟李二,两个人出来闲游。张大要出恭,把这二百钱交给李二拿着。李二见老道舍药真奇怪,他要讨药,又没有钱,就把这二百钱搁在老道盒里,讨了一粒药。张大出完了恭,一问钱,李二说我给老道了,讨了一粒药,回家我再还你。张大说:“花了花了罢。”二人又来到了这里瞧热闹。见和尚舍钱,一掏把这串钱掏出来。张大他认识这串钱是他的,就问:“李二,怎么这串钱,跑到和尚腰里去?”李二说:“真怪。”这两个人又跑来到老道这里,瞧见有一个人,拿着五百钱讨药,把钱放在盒里,老道一念无量佛,钱没了。这两个人赶到这边来,来瞧神仙传道。见和尚一伸手:“唵,敕令赫!”掏出五百来,果是老道方才讨药那五百。这两个人正事不办了,又跑回老道这边来。又见有一个人讨药,八百钱;老道搁在盒里,老道一掀盒没了。这两个人赶紧跑回和尚这边来,又一瞧,和尚一伸手:“唵,敕令赫!”果然在腰内又掏出八百来。惟有这些众人,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来回跑什么。直到天晚,老道一想:“钱也诓的不少了,该回去了。”老道说:“众位明天见罢,我山人今天不施舍了。”大众全散了。老道伸手一摸,钱

兜内一个铜钱都没有了。老道一愣,说:“怪呀!”张大、李二两个人一笑说:“没了。”老道说:“好呀,必是你两个人拿了去。”张大说:“我们又没到你跟前,怎么我们拿了去?”老道说:“你怎么知道没了?”张大、李二说:“我们两个人瞧了半天了。你的钱都给一个穷和尚舍了棺材钱。你这里进五百,那边和尚掏出五百来。”老道说:“和尚在哪里?”张大说:“就在那边。”老道一想:“这必是济颠,我找他跟他拚命。”老道刚要走,旁边过来一个人说:“道爷别走,给赁桌子钱。”老道说:“我一个钱都没有了。”那人说:“那可不行。你把蝇刷留下做押账罢,我给你押在对门纸铺里,明天拿一百钱来取蝇刷。”老道无法,把蝇刷留下,气得须眉皆竖,要找和尚一死相拚,急得再找和尚,踪迹已不见。

书中交代,和尚用搬运法,把老道的钱,都搬运完了,都施舍给了这妇人,连别人给的,凑了有二十多吊钱。和尚说:“大娘子,你把钱拿回去买口棺木。先把你婆母成殓起来。你丈夫不过半个月,也就回来了。”张吴氏给和尚磕了一个头,竟自去了。和尚这才往前走,抬头一看,一股怨气直冲霄汉。和尚口念:“阿弥陀佛!这件事,焉有不管之理?我和尚一事不了,又接上一事。”说着话,和尚抬头一看,见路西里酒铺新开张,字号“双义楼”。门口满挂花红,高搭席棚,都是红呢红绸子,钉着金字,有“财源茂盛,利达三江”,“如日之升,如月之恒”。都是吉庆话,众亲友送的。和尚掀帘子进去一看,酒饭座满了,拥挤不动,一点地方没有。为什么酒饭座会这样多呢?只因贪贱吃穷人。今天新开张,减价一半:一百二的菜,卖六十;二百四的菜,买一百二。故此都来吃饭。和尚一瞧没地方,有一个胖子刚来,他一个人坐着,把腿搁在板凳上,一人坐两人的地方。和尚过去也不言语,就坐在胖子腿上。这胖子说:“和尚你不略的慌?”和尚说:“我觉着很柔软,不略的慌。”跑堂的赶紧过来,说:“二位对着坐。”胖子无奈,把腿拿下去,和尚坐下了。伙计说:“大师傅要菜,可得候候。这位胖爷也是刚来,要了一个南煎丸子,还得等着呢。”和尚说:“不忙,我也要一个南煎丸子,你先给我壶酒,我喝着,菜何时来那时吃。”伙计说:“就是罢。”要了一壶酒,和尚喝着。少时端了丸子来,乃是胖子先要的。伙计刚往桌上一搁,和尚就是一把抓了一个丸子,往嘴里就塞。伙计说:“这是胖爷先说的,不是你的。”和尚说:“他要的给他。”由嘴里吐出来,连痰带吐沫搁在盘子里。胖子一瞧,说:“我不要了。”伙计说:“胖爷不用着急,我再给你要。”少时又给端来,伙计说:“这个丸子才应当是和尚要的那。”和尚说:“这是我的我吃。”又抓了一把。胖子赌气,躲开和尚,在别的桌子另要去。和尚吃完了两盘丸子,叫伙计算账。罗汉爷施展佛法,大显神通,要戏耍掌柜的。焉想到又勾出一场人命是非。不知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回

双义楼匪棍讹人 借还魂戏耍老道

话说济公在双义楼吃完了酒饭，叫跑堂的算账。跑堂的一算，说：“一共七百二十文。”和尚说：“不多。外加八十给八百罢。”伙计说：“大师傅，谢谢。”和尚说：“给我写上账。”伙计说：“那可不行。今天新开张，一概不赊，减价一半，俱要现钱。”和尚说：“你敢不写账，咱们是一场官司。”伙计一听这话，自己一想：“我何必跟他费话，我告诉掌柜的，随他意赊不赊。”想罢，伙计来到柜上说：“掌柜的，那位大师傅吃了八百钱，要写账，他说不给他写账，要打官司。”掌柜的抬头一看，见和尚穷苦不堪。掌柜的说：“伙计，你不用跟和尚争竞，他是个穷人。我由困苦间过来，我知道穷人的难处，你告诉他，给他写上。”伙计过去说：“大师傅，我们掌柜的说，给你写上了。”和尚说：“要写写两吊，找给我一吊二百钱，我带着零花。我出来没带零钱。”伙计一听，说：“掌柜的，听见没有？”掌柜的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昨天我还没饭吃，今天我开了这座铺子，做了好几万银子的买卖，这总算上天有眼。今天我总算大喜庆的日子了。也罢，和尚是个出家人，我给他一吊二百钱。你告诉大师傅说，只当我舍在庙里了。”伙计立刻把一吊二百钱，给和尚拿过来。和尚说：“再给我要一壶酒，要一个菜。”伙计说：“你不是吃完了再找呀！”伙计又给要了酒菜。和尚又喝了。

旁边酒店座，就有无知的人，见和尚吃完了找钱，不找要打官司，掌柜的找给他，必是怕打官司。这两个人吃完了，叫伙计一算，吃了两吊，要找三吊，一共写五吊，掌柜的也给找了。俗话说得不错，善门难开，善门难闭。旁边又有三个人，吃了三吊五，给四吊，要写十吊，找六吊。掌柜的一听可恼了，当时说：“众位，我开这个铺子，我说昨天没饭吃，今天做了几万银子的买卖，我可不是明火路劫，偷来抢来的银子，也不是挖着银矿。方才和尚找钱，我知道穷人的难处，再说他是出家人，我只当施舍了。众位倒跟和尚学，吃两吊找三吊。我想都是老街旧邻，很不好意思，到咱们这个小铺子来，说吃四吊，要找

六吊,恐怕别处也不能这么找法吗!我可不是怕打官司,我是穷人出身,在这方也不是一年半年!众位别欺负我,我可不叫人欺负。哪位要找,可趁早说话。”这众人一听,全都愣了。正在这番光景,一掀帘子,进来一人,说:“掌柜的,该我二百银子,还不给我吗?”掌柜的一瞧,这个人歪着帽子,闪披着大氅,五十多岁,黄脸膛,两道短眉毛,一双小圆眼,鹰鼻子,裂腮额,微有几根黄胡子,上头七根下八根。这人姓姚名变,字荒山,素常就在外面讹人,无事生非;今天听说双义楼掌柜的怕打官司,吃饭倒找钱,这姚荒山想要来讹掌柜的。一进门就说:“掌柜的,该我二百银子,还不该给我么?”掌柜的一听,气往上撞,过来照定姚荒山,就是一个嘴巴。焉想到这一嘴巴,姚荒山翻躲栽倒,绝命身亡。众酒饭座一阵大乱。

书中交代,这位掌柜的,本姓李,名叫李兴,当年在酒馆跑堂。人也勤俭,又正在年轻力壮,很安本分,做了几年买卖,手中存有几百吊钱。就有人见他有钱,说:“李兴,你为何不说个亲事,也可以生儿养女。”李兴说:“我倒打算安家,没人给说。”立刻就有人给提亲,是寡妇老太太有个姑娘,一说就说妥了,择日迎娶过门。娶过来,岳母无人照管,也就跟着他。又过了两年,生养了两个孩子,未免他一个人一份手艺,家内四口人吃饭,所进不敷所出。偏巧有一位饭座姓赵,是财主。见李兴很和气,被家所累,赵老头就问:“李兴,你一个人手艺,家里够过的么?”李兴说:“不够,有什么法子?”赵老头说:“我成全成全你。你找一地方,我给你五百银子,你自己开一个小饭馆。好不好?”李兴深为愿意,一想做买卖,比做手艺强的多了。自己就在钱塘门外,开了一座小酒铺,五百银子成本。偏巧时运不济,买卖作赔本了。赵老头一看,买卖是不行了,这天说:“李兴,你倒不必为难。买卖做赔了,我也不要了,我送给你自己支持去罢。再弄好了,我也不要了,你关门我也不管。”李兴也无法,自己把伙友都散了,就剩了一个小伙计,李兴自己掌灶,后院带住家,一天一天对付着。这天忽然来了几个人,骑着马来到门首下马,就问:“掌柜的,有清静地方没有?”李兴说:“有。”这几个人下马。少时来了几顶轿子,众人下轿进来,都是衣帽鲜明、很阔,当时要酒要菜。带着天平,秤的都是十两一个的马蹄金,这个分三百两,那个分二百两,分完了,也没吃多少东西,说:“借掌柜的光,掌柜的忙了半天,给你五两银子罢。”李兴说:“谢谢众位大爷。”众人走了。李兴一想,正没有钱,有这五两银子,可以多买点货,支持几天。自己一擦抹桌案,一瞧桌上有个银幅子。李兴一瞧,里面有十两一锭,二十锭马蹄金,是方才人家忘下的。李兴拿到里面去。他妻子王氏问:“什么?”李兴说:“饭座落下的二十锭黄金。”王氏一看说:“这可是财神爷叫咱们发财!你快

买香祭祭财神爷。”李兴说：“做什么呀？这算咱们的了？我要留下，准得把我折磨死。谁找来，趁早给谁。”王氏一听说：“你穷的这个样，偷还偷不到手，捡着还给人家，那可不行！”李兴说：“由不了你。收起来，谁找来给谁。”夫妻为这件事，拌起嘴来。

头一天也没人来找，次日天有正午，由外面进来一个骑马的，是长随的打扮，下马进来问：“掌柜的，昨天我们管家大人在这吃饭，有个银幅子，落在这里没有？我们大人叫我来问问。”李兴说：“谁丢的什么东西，你说我听。”这位二爷说：“昨天在这里吃饭，那是秦相府四位管家大人。因为给相爷置坟地，剩了一千二百两黄金。大都管秦安，二都管秦顺，三都管秦志，四都管秦明，每人分二百两。给里头丫头婆子分二百两。大众三爷们分二百两。昨天回去，短了一份，是个蓝绸子银幅子，十两一锭，里面有二十锭黄金。管家大人叫我问问，落在这里没有。”李兴忙到里面，拿出来说：“你瞧对不对？”这二爷一看说：“罢了，你真不爱财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管家大人，不准知道丢在你铺子，丢也丢得起。你我每人十锭分了，好不好？你也发了财，我也发了财。”李兴说：“那可不行，我要打算分，我就说没有，我一个人就留下了。”这二爷说：“我是闹着玩。”李兴说：“我跟你给管家大人送了去罢。”当时一同来到秦安家。一见四位大管家，李兴一瞧，是昨天吃饭那几位，把银幅子拿出来，原物交回。秦安说：“你真不瞞昧，给你一锭金子喝酒罢。”李兴说：“贵管家大人，要没这件事，我倒要。有这件事，我不能要。”秦安说：“就是罢，你不要，请回去。”李兴自己两手空空，回到家中一瞧，王氏正哭着。李兴说：“你哭什么？”王氏说：“我跟你这活忘八受罪！得了金子，你没命要给人送回去。”李兴说：“我实告诉你，野草难肥胎瘦马，横财不富命穷人。我要这金子，倒许我没了命。”两口子为这件事，打了好几天架。

过了有一个多月，就见西边绸缎铺关了，满拆满盖，平地起五五二十五间，一所三层楼，说是开饭馆子。磨砖对缝，油漆彩画，无一不鲜明，都是大木厂的官木。李兴一想：“更糟了，这大饭馆子一开张，我这小饭馆，更不用卖了。”见饭馆子修齐了，高搭席棚，次日就开张。这天晚上，忽然来了小轿一乘。有一位二爷，拿着包裹，来到李兴的铺子说：“哪位姓李？”李兴说：“我姓李。”这位二爷说：“你换上衣裳上轿罢，我们四位管家大人，叫我来接你。”李兴说：“我不去。”这位二爷说：“不去也得去。”李兴说：“我去，走罢。”这二爷说：“你坐轿吧。”李兴说：“我没坐过轿子。”叫他换衣裳，他也不换，跟着来到双义楼。来到厅房一瞧，秦安、秦顺、秦志、秦明都在这里。李兴说：“四位管家找我什么事？”秦安说：“我们现在有一位引见官，托我们求相爷的事，给了

五万两银子,我们四个人这五万两没分,想你是个朋友,给你开这座双义楼。基地是八千两,修盖使了一万二千两,连这所房子置家伙,连铺子家伙磁器都是江西定烧的,共用一万两。下余二万银,在钱铺存着。我们四个人送给你的,房子、买卖都算你的。我四人喜爱你心好,咱们今天磕头换帖,如久后我们要穷了,你还不管么?”李兴不答应也不行,立时预备三牲祭礼磕了头,一序年齿,就是李兴小,把王氏也接来了。今天新开,所有送礼的,都是四位管家知会的,连本地绅商,大小官员,都来送礼贺喜,都冲着四位管家大人,有求相爷的事,先见管家。楼上满是亲友应酬贺喜来的人,楼下卖座,故此和尚要找钱,李兴说:“昨天没饭吃,今天自本自立,开这大的买卖。”焉想到冤家路窄,姚荒山来讹诈,被李兴一个嘴巴,他就死了。大众一乱,李兴想:“这是我命小福薄,没有这个造化。”自己一想:“打官司罢。”

这时楼上四位管家,早得了信,把李兴叫上楼一问,李兴说:“皆因他来讹我,要二百银子,我打了他一个嘴巴,他就死了。”秦安说:“不要紧。贤弟,你只管放心。决叫你抵不了偿。”当时叫人把雷头请过来。李兴一看,这位雷头好像五十多岁,四方脸,一表非俗。这位雷头,是钱塘县八班班总,今天也来给贺喜。秦安给李兴一引见,二人彼此行礼。秦安说:“雷二哥,这件事你给想法子了罢;勿论多大人情,都有我们哥四个。”雷头说:“是了。”当时下楼,一找本地面官人,本地面官人过来。雷头说:“是刘三兄弟么?”刘三说:“雷头少见哪。”雷头把刘三叫到无人之处,说:“刘三,这件事给他了了罢。你过去就说,你别讹人了。前面你讹钱铺,我给了的,你别装着玩了。你把死尸给架在大道边,一报无名男子,吏不举,官不究,叫掌柜的给你弄三百吊二百吊的,你冲着我给办罢。”刘三一听说:“雷头,你说这话可不对。三百吊钱我移尸,这件事我担不了。要说交朋友都好说,要讲三二百吊钱,我可卖不着。”雷头说:“得了,只当你交朋友了,久后你有用我的时候,我决不能含糊。你冲着我给办罢。”刘三这才来到死尸跟前说:“你别要装死人了,前者你讹钱铺,我给了你的,今天人家新开张,你别搅了,跟我走。”说着话,就往外架。

众酒饭座都知道是死了,正要架,就听见外面有人哭:“舅舅呀,舅舅呵,你死的好苦,我外甥必给你报仇。”众人睁眼一看,来的那人,怎生打扮?有赞为证:

头戴四楞巾,却像从前眼中攒出,身穿青布氅,又好似煤窑内滚来。两道粗眉,明露奸诈;一双刁眼,暗隐祸胎。耳小唇薄非人类,鼻歪项短是奸雄。逢钱急写借帖,天下无不可用之钱,遇饭便充陪

客，世上哪有难吃之饭。挑词架讼为生理，坑崩拐骗是经营。

此人姓史名丹，字不得，外号人称铁公鸡，素日专讹人为生。今日来到双义楼，听说打死人了，他一看认识，是他同伴之人姚荒山。他想要讹人，故说是他舅舅，刘三也不敢搀了。雷头过来一拉史丹说：“你跟我来，我有话合你说。”二人进了雅座。外边有人看着死尸，只见从外面进来一个道人，正是黄面真人孙道全，要找济公斗法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一回 善心人终得善报 奸险辈欺人被欺

话说史丹正哭之际，从里面出来一个老班头，姓雷名玉，乃是钱塘县八班的总头，今天也来送礼。一见史不得直哭，雷头知道这个史不得，素常净指着插圈告状，讹人吃饭，赶紧把史不得叫到屋中。雷头说：“史爷别哭了，死的是你什么人？”史不得说：“死的是我舅舅。雷头你不用管，我得给我舅舅报仇！”雷头说：“史爷你不用着急，凡事皆是该因。这铺子掌柜的，也并没打他，他自己大概必是病虚了的人，一口气闭了。怎样叫掌柜的给他买一口好棺材，给你弄个三百两二百两的；你逢年按节，给你舅舅上上坟，烧点纸钱，也就得了。”焉想到史不得这小子，更是打官司的油子。他一想：“我当时先别答应，要一答应，把姚荒山一成殓，一埋葬，不给我银子，我也没法子，我也不能再告他；连我私和人命，我也担不了。莫如我咬定牙关，跟他打官事，过一堂下来，他给我银子到手，我再顺他的供。那时钱也到了手，我还算好朋友。”想罢说：“雷头，你管不了。勿论多少钱，我也不能卖我舅舅的尸骨，我非得叫他给我舅舅抵偿不可！”雷头什么劝也不行。

焉想到这时节，外面来了一个老道，正是黄面真人孙道全。老道只因被和尚把他卖切糕丸的钱，都给搬运尽了，老道要找和尚。来到这里一看，大众正在谈论，掌柜的一个嘴巴，会把人打死。孙道全听明白，说：“掌柜的是哪位？”李兴说：“是我。做什么？”老道说：“我能够叫这死尸活了，站起来走在

别处再死,省得你打官司。你管我一顿饭,我就能给你办这件事。”李兴一听,说:“好,道爷,你真能叫死尸站起来,挪开,慢说一顿饭,我还要重谢呢。”老道说:“是罢。”立刻拉出宝剑,口中念念有词,立刻把魂拘来滴溜溜直转。老道眼瞧刚要入窍,滴溜又跑了。老道一想怪呀,莫非有毛女,或四眼人给冲了?要不然不能呀。老道又念咒,又把魂拘来,眼瞧刚要入窍,滴溜又跑了。如是者三次,老道可就留了神了。老道回来一看,见身后面有一个穷和尚,用法术给破了。老道一瞧,正是济颠。老道照和尚脸上呸,啐了一口。和尚说:“好的。你可啐了我。”说着,和尚一仰身躺下,蹬蹬腿,咧咧嘴,呕的一声死了。大众一乱说:“了不得,老道又啐死一个人了。”本地面官人过来,抖铁链就把老道锁上。老道直念:“无量佛。无量佛。怪哉怪哉。”官人说:“嚷怪哉也不行,你跟着打官司去罢。”拉着老道就走。

这个时节,姚荒山的死尸会活动了。大众说:“先死的这个要活!”史不得在里面听见,大吃一惊,心说:“姚荒山本不是我舅舅,他要一活,他一说我不是他外甥,我准得捱打嘴的!”同雷头紧急跑到死尸跟前来。雷头一瞧说:“史不得,你快叫你舅舅。腿活动了。”史不得心说:“这可别活,你要一活,不但我生不了财,这顿打还不得轻了。”史不得过去照定姚荒山的心口,用力按了一把。雷头一瞧说:“史不得,你这得怎么了!他刚要还醒过来,你过去给他心口一把。他要死了,可是你谋害的。你快把他扶起来!”史不得无奈,把姚荒山扶起来,口中叫舅舅,叫了几声,姚荒山答应出来,说:“好东西,你是我外甥,你坏舅舅的事。前者我讹当铺,你也去搅我,这你又来了。”大众一听姚荒山说话,嗓音变了,像穷和尚的声音。这时雷头说:“史不得,你们到处讹人,你还不把你舅舅背了走!不背走,把他锁起来!”史不得心说:“亏得荒山没说他不是我舅舅,这还算好。”无奈把姚荒山背起来,雷头叫两个官人跟着他,看他背哪去,叫他非得背往他家去才没事。史不得背着走,他本来没家,他媳妇在河沿开娼窑,他背着姚荒山,来到他媳妇院中,就往屋里走,他媳妇说:“屋里有客,哪里背来的死尸!”史不得说:“别嚷,别嚷。不是外人,是舅舅。”说着话来到屋中,把姚荒山往炕上一放。史不得再叫舅舅,叫之不应,唤之不语,又死了。他媳妇一瞧说:“好忘八,你真气死我!一天给你五百钱吃着,你背个死尸来搅我。我告你去。”史不得赶紧把隔壁狗阴阳二大爷请来,史不得说:“二大爷,你救我罢,你给出个主意罢。”这位阴阳一瞧说:“怎么回事?”史不得就把讹人之故一说。狗阴阳说:“你这孩子尽讹人,说你不听,这个你得买棺材,穿孝办事,就说是你舅舅罢。要不然,这人命官司你打不了。”史不得说:“我买棺材哪有钱?”狗阴阳说:“我给你出个主意,你把你媳妇卖

了就够了。”史不得无法，把媳妇卖了葬埋假舅舅，这也是报应循环，这话不表。

且说双叉楼史不得把姚荒山背走之后，大众说：“李掌柜运气好，不该遭事。这个和尚真怪，怎么老道一啐会死了？”那个说：“我瞧瞧啐了哪里？”这人过来一瞧和尚，和尚龇牙冲他一乐。这人吓的一哆嗦说：“吓死我了！”旁边就有人说：“怎么了？”这人说：“和尚跟我一乐。”大众说：“你别瞎说。和尚死了，还能乐？”这人说：“是真的。”正说着话，和尚一翻身爬起来就跑。官人正锁着老道上衙门去，和尚赶到说：“众位别锁老道了，我和尚没死。”官人一瞧说：“既是和尚活了，立刻给老道撤去铁链。”老道一瞧说：“好和尚，我山人焉能跟你善罢干休！”和尚说：“你因为什么要跟我和尚为仇做对？”黄面真人说：“我因为我师弟褚道缘被你给气病了，我要替他报仇。”和尚说：“褚道缘他是自找，我和尚跟他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他无故帮着两个不认识的贼人要逞能，跟我和尚做对，我和尚焉能容他。大概你也不知道我和尚的来历，我和尚叫你瞧瞧。”用手一摸天灵盖，现出佛光灵光金光。老道吓的跪倒磕头说：“原来是得道的圣僧。弟子愚昧无知，求圣僧格外慈悲。弟子要认你老人家为师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要认我为师，你知道规矩，我要喝酒吃肉，你得给买去。”老道说：“那行。”和尚说：“既如是，跟我走。”一同来到山门。门头僧一看，这个老道找了他好几天，也不知怎么又跟他好了。和尚说：“孙道全你见见，这是你师叔。”孙道全立刻给门头僧行礼，叫师叔。济公说：“师弟你答应。”门头僧一答应。济公说：“你们每人给一吊钱见面礼罢。”门头僧说：“没钱。”和尚说：“没钱混充大辈。徒弟跟我进庙罢。”刚一进庙，遇见监寺的广亮。和尚说：“徒弟你见见，这是你师大爷。”广亮说：“我可没钱，你趁早别叫。”和尚带领老道，来到大殿。鸣钟击鼓，把庙中众僧聚齐，和尚说：“众位师兄师弟，我可收了徒弟，起名叫悟真。”众僧说：“大喜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大众不送礼吗？”众人说：“你办善会，我们就送礼。”和尚说：“徒儿我教你，你要没钱，在庙里，谁屋里没有人，有东西就拿，就是你师叔师大爷瞧见，也有我不好意思的。众位，我是这么教训徒弟不是？”大众说：“好。”心里说：“他一个人偷就够了，这又带一个贼来。”和尚话完了，叫徒弟打酒买肉去。老道要自己尽心，好跟师傅学法术。头一天先打里头脱，当趁褂子，打酒买肉。第二天当趁袍。花完了，又当道袍顶趁褂末。末了，把趁褂也当了。老道光着膀子，和尚说：“没钱你去罢，我收徒弟都得有钱，不要你了。”老道说：“我不走，我等着呢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等什么？”老道说：“等西北风下来冻死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教你念咒，念唵嘛呢叭咪吽。唵，敕令赫。你跪着学。”老道说：“这会念的。”当时老道

跪下，口念：“唵嘛呢叭咪吽。唵敕令赫。”刚念完，由地下飞起一块小砖头，打在老道脑袋上。老道说：“师傅，这是怎么了？”和尚说：“这是咒催的。我教给你，你瞧见砖堆就磕头，你说，砖头在上，老道有礼。我不念咒，你也别起。”老道说：“我那不成了疯子。我不练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要打算发财，你瞧由庙外进来的人，大喊一声，那就是你的落儿来了。”老道就在那大雄宝殿里往外瞧。工夫不大，果然就听外面大喊一声，进来两个人，不知来者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二回 请济公捉妖白水湖 小月屯罗汉施妙法

话说孙道全正在大殿往外看，只见外面进来两个人，都是家人的打扮，头上青扎巾，身穿青铜盔，口中喊嚷：“济公长老在哪里？”和尚由里面出来说：“哪位？”这两个人一见，连忙赶过来行礼。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一向可好？”和尚说：“二位贵姓呀？”这两个人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贵人多忘事。我家员外在太平街住家，姓周名景，字望廉，人称周半城，你老人家不是在我们那里抗韦驮，捉过妖怪么？我二人叫周福、周禄。”和尚说：“这就是了。你二人来此找我和尚什么事情？”周福说：“我家员外有一个朋友，姓胡叫胡秀章。他是绍兴府白水湖的人，在京都赁我们员外的房子，开绸缎店，把买卖作赔了，要关门。我们员外跟他相好，借给他三千两银子，叫他从新另找伙友。这二年又把买卖作好了，把先前赔的银子都找回来，反个赚了钱。现在胡秀章来了家信：他们住的白水湖地面闹妖精，每天妖精要吃一个童男、一个童女。胡秀章家里有孩子被妖精吃了，今天来找我们员外，提说要回家，托我们员外照应绸缎店，急得直哭。我们员外想起你老人家，知圣僧的道理佛法无边，叫我们请你老人家到我们员外家去，要求圣僧大发慈悲，到白水湖去降妖捉怪，普救众生。”和尚一听说：“降妖捉怪，倒可以行得来，就是我不能去。”周福、周禄说：“圣僧为何不能去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现在收了一个徒弟，太淘气。我要一出去，他不是撕窗户，就是往人家身上抹香灰；再不然，就在人家锅里去撒

尿。”周福说：“这个徒弟多大年岁？”和尚说：“九岁。”周福说：“本来太小。在哪里？我瞧瞧。”和尚说：“在大雄宝殿里哪。”周福、周禄二人来到大殿一瞧，有一个老道光着背，三绺胡子漆黑。周福说：“道爷，你是济公徒弟么？”老道说：“不错。”问：“你几岁？”老道说：“我五十九岁。你们二位不必听我师傅的话，他老人家净说瞎话，我也不撕窗户，不撒尿，叫我师傅去罢。”周福二人出来说：“师傅你老人家尽说谎言，快走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行，我不放心。你们叫我徒弟跟我去，我才去呢。”周福说：“恐怕道爷不肯去。”和尚说：“他不去，你们两个人跟着他走。”周福点头答应。两位管家进了大殿，说：“道爷一同走罢。”老道说：“我光着背，我可不去。”周福二人就拉。和尚一指，口念：“唵，敕令赫。”老道身不由己，周福、周禄拉着出了庙门，和尚后头跟着往前走。街市上的人瞧着都新稀，两个人拉着一个老道，赤着背，后面跟着一个穷和尚。

周福、周禄拉着老道，一直来到太平街周宅，到了书房，周员外正同胡秀章在书房等候。一见周福、周禄拉进一个老道来，赤着背，周员外就问：“周福，这是谁？”周福说：“这是济公长老的徒弟。”正说着话，济公进来。周员外连忙举手抱拳说：“圣僧久违。”和尚说：“彼此彼此。”周半城叫过胡秀章来说：“我给你引见引见，这就是济公活佛。这是我的至友胡秀章。”和尚瞧了一瞧，见这位胡秀章，是文生打扮，穿蓝翠褂，三十已外的年岁，倒是儒儒雅雅。胡秀章过来给和尚行礼，说：“久仰圣僧大名，今幸得会，真乃三生有幸。我听我周大哥说，你老人家佛法无边。现在白水湖闹妖精，每天妖精要吃一个童男，一个童女。我原本家眷在白水湖住，家中有一儿一女，现在家中来信，叫我急速回去。求圣僧大发慈悲，到绍兴去一趟，降妖捉怪，给百姓除害。”和尚说：“降妖捉怪倒可以行。但我和尚要去，一则没有盘费，二来我这个徒弟太淘气，我留下他甚不放心。”胡秀章说：“圣僧只管放心，盘费我有。令徒叫他可以跟了去。”和尚说：“那行了。悟真跟我走。”老道说：“我跟了去倒行。我光着膀子，可不能去。”胡秀章说：“那倒是小事。我赶紧派人给你买衣裳去。”老道说：“倒不用买，我有衣裳都当在钱塘关，给我师傅打酒喝了，拿钱赎来就得了。”胡秀章说：“你有当票？”老道把当票拿出来。老道说：“员外再破费一百钱，我有一个萤刷在钱塘关纸铺押着，拿一百钱就取来了。”周员外立刻派家丁去赎当，少时连衣服萤刷一并拿来。老道打扮好了，仍然又是仙风道骨的样子。人是衣，马是鞍，这话不错。和尚说：“咱们上白水湖去。可得走小月屯，我还有个约会，有我徒弟请我捉妖，然后再上白水湖。”胡秀章说：“就是罢。”和尚立刻带领孙道全，同胡秀章三个人告辞，周员外送到大门外作别。

和尚带领两个人，顺大路望前行走，这天来到小月屯马静门首。和尚一叫门，里面马静正同雷鸣、陈亮谈话，提说济公随后就到。正说着听外面打门，马静出来开门。一看是济公，马静赶紧行礼，说：“师傅可来了！现在焦亮何清这二十多天，昏迷不醒，茶水未进，如同死人一般，就是胸前有点热。你老人家快救命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有话里头去说。”大众一同来到里面。和尚说：“雷鸣、陈亮过来见见，这是我收的徒弟叫悟真，你们给师兄行礼。”又给胡秀章都引见了。和尚说：“马静，闹什么妖精？”马静说：“可了不得了！请你老人家去的时节，小月屯死了有六七个人。现在一天死一个，由西头，一家捱一家，死了有二十多个人了。昨天西隔壁张家死了人，今天就该我这个门里了。天天初鼓以后，由西来一阵风，这宗东西有一丈高，是白的，也瞧不出是什么来。此怪一来就嚷：喊喊唧唧。冲谁门口一笑，必定死人。”和尚说：“原来如是，不要紧。今天我和尚倒要瞧瞧这个喊喊唧唧是怎么样！”马静说：“师傅，慈悲慈悲，先把焦亮何清救活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容易。”一伸手掏出两块药来，给马静拿阴阳水化开，把他两个人的牙关撬开灌下去。少时，就听焦亮、何清两个人肚腹咕噜噜一响，心里一明白，翻身爬起来，复旧如初，就仿佛做了一场大梦一样。马静说：“二位贤弟被妖精喷了，躺在地下，人事不知，二十余日。今天多亏济公活佛前来，给你二人仙丹妙药吃了才好。你二人还不知给圣僧磕头。”焦亮、何清这才明白，赶紧给济公行礼，说：“我二人前者得罪圣僧，圣僧并不记恨，反来救我二人。活命之恩，我二人实深感激，给你老人家磕头。”和尚说：“不用磕头，起来罢，这乃小事。”这两个人站起来。和尚说：“别的都不要紧，喝酒倒是大事。天也不早了，该喝酒了。有什么事吃饱了再办。”马静立刻答应。赶紧抹擦桌案，把酒菜摆上。和尚坐上座，大众两旁陪着。

和尚又吃又喝，直吃到初更以后，就听由正西风响。马静说：“师傅，妖精来了！”这句话尚未说完，就听外面这阵风刮得毛骨悚然，就听喊嚷，“喊喊唧唧”。和尚这才站起身来，往外够奔，一溜歪斜，脚步踉跄。和尚说：“我倒要瞧瞧究竟是什么东西！”说着话，够奔门首。刚一出大门，只见由正西来了一股白气，身高有一丈，直奔马静门首而来。今天和尚要不来，就该当马静这个门口死人了。凡事也是遭劫的在数，在数的难逃。和尚一看说：“好东西，你敢兴妖作怪！”和尚把僧帽拿下来，照这宗东西一砍，竟把这宗东西捺在地下。和尚说：“拿住了。”马静、焦亮、何清，连孙道全大众都出来观看。不知拿住是什么妖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三回 奉父谕主仆离故土 表兄弟对面不相识

话说众人出来一看，这宗东西，其形象人，一概尽是人骨头，大约有一百八十块凑成，左手拿着勾魂取命牌，右手拿着人的窟窿骨。书中交代：这宗东西，名叫百骨人魔，原本是有一个妖道炼成的，能使他招魂。凡事无根不生。皆因慈云观有一个老道，叫赤发灵官邵华风，他要拘五百阴魂，练一座阴魂阵。他打发五个老道出来，招五百魂。这五个老道，一个叫前殿真人长乐天，一个叫后殿真人李乐山，还有左殿真人郑华川，右殿真人李华山，还有一个七星道人刘元素。每人出来招一百阴魂。刘元素就在这小月屯正西，有一座三皇庙，他占了这座庙，在乱葬岗子，找了一百块死人骨头，练在一处，用符咒一催，把这百骨人魔练成了。每天初鼓以后，老道在庙中院内，设摆香案，预备一个葫芦，给百骨人魔一面招魂取命牌，叫他出来，到小月屯招一个魂回去。老道把魂拘来，收在葫芦之内。打算是一百天，就把魂招够了，小月屯就得死一百个人。没想到今天被济公把魔拿住。和尚随后就够奔三皇庙，打算要捉拿老道。焉想到老道真有点能为，今天正在院中做法，见灯光一绿，就知有人破了他的法术。又见正东上金光缭绕，瑞气千条，老道揣起葫芦，架趁脚风竟自逃回慈云观去了。从此跟济颠和尚已结了仇。和尚来到三皇庙，老道早已逃走。和尚这才复返回到小月屯，叫马静等把这个百骨人魔架火烧了。和尚说：“这又得了，从此小月屯安然无事。”马静谢过济公，次日和尚告辞。雷鸣、陈亮说：“师傅，你老人家到白水湖去捉妖，我二人随后找师傅去。”和尚说：“去罢。”当时带领孙道全、胡秀章告辞。出了小月屯，顺大路往前够奔。

道路上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这天走到萧山县地面。正往前走，见大道旁边树林子，有两个人，在那里歇息。一位是文生公子打扮，头带翠蓝色文生巾，双飘秀带；身穿翠蓝色文生氅，腰系丝绦；白绫高腰袜子，厚底竹履鞋，三十来往的年岁，白脸膛，俊品人物。跟着一个老者，是家人的打扮，青截帽，青铜氅，有五十多岁，花白胡须。和尚一看，不是外人，立刻叫孙道全、胡秀章头